

油茶飘香庙坝村



□宋建峰

公路两旁一边翠绿一边绛红，万亩丛林恰似一幅层林尽染春秋平分的油画——位于南川区山王坪喀斯特国家生态公园里的这个奇特景观，是不是让你印象深刻？

山王坪镇的庙坝村，几百年来默默地守候着日出日落，仿佛一颗山间明珠藏在世界自然文化遗产金佛山的余脉中，晨起风轻闻鸟鸣，暮后雨住听虫吟。

关于庙坝村，《南川县志》上有零星的记载：如之字旋折横脊曰黄柏岗，岗之东面曰烂坝场(地极荒瘠)；前后三元地形北狭南广如胆如囊，此等山原荒旷罕见居人。忆往昔，高山深谷锁庙坝，群众之苦有三难：吃饭难、出行难、上学难。

“三元庙坝石沓沓，红苕洋芋包谷把。”这是当地人老早编的一句顺口溜。庙坝村幅员

面积约37平方公里，可耕地面积仅有1532亩，全为坡地。当年全村人主要靠种植红薯、土豆、玉米等维持生计，大米则需要村民背上土豆、玉米步行几十公里去换取。

庙坝村出行之难，曾有人说是“望得到屋，走得人哭”。在通往外界的途中还有个叫作“空欢喜”的地名，意思是感觉快到头了，可前面还有一弯接一岗连绵不断的山路要走，让人空欢喜一场。如果要去赶集，早上摸着黑就要出门，一走几十公里。庙坝村成了南川区最偏远的山村之一，自然也是贫困村。

村内原有一座庙，庙前是一块宽敞的坝地，庙坝村因此而得名。上世纪六七十年代，村里唯一的小学由庙改建，在建校之前，鲜有识字的人。村小办成之后，因居住分散，绝大部分娃儿零零散散地读完小学后就辍学了。读初中则要到大乡镇去读，直到1977年庙坝村才有了3个初中生，上学难困扰了庙坝村几代人。

庙坝人曾一度被山下的人戏称为“高山棒”。57岁的村党支部书记程坤祥是土生土长的庙坝人，30多年前，他到鱼泉街上(现山王坪集镇)办事，被一个邻村人唤作“高山棒”，年轻气盛的他硬是要和对方讨个说法。

“高山棒”一词如今已被人抢注册，时代也

赋予了其新的涵义，庙坝村再也不是以前的那个穷山僻壤了。

庙坝村的变迁，程坤祥是参与者与见证者。“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要优先发展农业农村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。如果村干部都不带头发展的话，怎么推动提高全村人的收入水平？”他说。

“遥泽居”是他去年贷款60万元新建的农家乐。对于年近花甲的农村人来说，举债创业需要很大勇气。程坤祥却信心满满，他认为开办农家乐一方面可以挣钱，另一方面还带动群众发展乡村旅游。受他的影响，去年村里新增了3家农家乐。

程坤祥种了20多亩黄连，担任村党支部书记后他无暇管护，只有雇人来帮忙。而他雇用的一些人恰好是30多年前称他“高山棒”的邻村人——这真是现实版“莫欺少年穷”的励志故事。

“来，屋头坐，喝碗油茶。”贤惠的庙坝大嫂招呼着我们。大嫂叫王德群，是贫困户夏春学的妻子，她打趣道：“当初嫁给夏春学，感觉就是来帮他们家放牛的。”如今，他们家搬进了集镇上的安置房，小女儿大学毕业已工作，黄连种植面积也扩大到了35亩，家庭年收入有二十几万元。去年，他家被区里评为“脱贫致富光荣户”。

自古以来闻茶识乡，彩云之南的普洱情牵茶马古道，西子湖畔的龙井韵透江南水乡。庙坝村有一种茶，它会勾起游子的乡愁、点燃游客的心火，这种茶叫做油茶，是由高山野茶与传统腊味相融合的一种汤品，当地人称之为“干劲汤”，不仅承载了祖辈辛劳的记忆，也是庙坝人好客的盛情之礼。

大嫂向我们传授了这款奇特茶汤的做法：先将现摘的新鲜茶叶倒进熬热的菜油锅里翻炒，直至茶叶颜色变白；加入少许冷水，煮沸后用木勺将茶叶捣烂，制成茶羹备用。待客至，将肥瘦相当的腊肉剁细，入油锅炒至腊肉香熟，添加适量茶羹，倒入滚开水熬制数分钟，大火烧沸改文火煎汤，一锅亮黄飘香的油茶就出炉了。

就这样，庙坝人喝着油茶，撸起袖子加油干。在石柱等地考察学习黄连种植技术后，他们走上了中药材种植之路。现如今80%的农户都种植黄连，村民的荷包渐渐鼓起来，这苦寻来的“苦宝贝”解决了吃饭难题，带来了“稳稳的幸福”。目前全村黄连种植面积接近1800亩，年产值270余万元，曾经困扰庙坝人的大山如今已是金山银山。

村里人将劳作称为“上坡”，在坡上喝一碗油茶，增加干劲又纾解疲劳，也许这就是“干劲汤”的由来。听说最初的油茶是素的，后来才

往里面掺进腊肉，有的还加了蛋花、白芝麻、花生碎等。食材的加码，也代表着村民生活水平的蒸蒸日上。

山王坪喀斯特国家生态公园至庙坝村的公路硬化通车，将景区和庙坝村串联起来，使昔日与世隔绝的庙坝村峰回路转。近年来，庙坝村建成通村硬化道路约25公里，打通村社支路、入户路、院坝路15公里左右，至此，庙坝村再也不是“养在深闺人未识”了，先后获得第一批“国家森林乡村”“重庆市美丽宜居乡村”殊荣，成为了远近闻名的避暑纳凉、康养旅游胜地。

道路畅通了，庙坝人也走了出去。贫困户金述木的女儿金容考上了西南大学研究生，父老乡亲振奋不已。如今，贫困户家庭走出了9位大学生，他们无不感恩教育扶贫带来的机遇。“感谢你不辞辛苦地送我走上大学的征途，同时也要感谢那些曾经帮助过我们家的每一个人，谢谢你们让我的生活变得别有一番天地。”这是贫困户陈明发的孙女陈容今年考上大学后，写给村第一书记感谢信中的一段话。

“这个小乡村不再沉寂，来往的车队来往的人群，变得热闹起来，是时代惊醒了她。金色的桂花，香气四溢，沁人心脾……”陈容在感谢信中用质朴的语言描写着她的家乡变化。

2020年时光渡船

□李晓

2020年的晚霞，即将燃成这一年最后的火焰。让我再一次回首，听着光阴的潺潺水声，与它深情告别。

早春，朋友周哥在微信朋友圈里看到，城后山顶的桃花已吐蕊，远远望去，天空如涂了一层淡淡胭脂。周哥是万州一家报社记者，在疫情惊心动魄的日子里，他深入新冠肺炎重症隔离病房采访。他全副武装进到ICU病房外，一身笨重的打扮，如古代出征时铠甲裹身的将士。13.8万字陆续发表在报纸与新媒体上，周哥在这个春天的书写，用文字铺开了一座城市众志成城战役地图。

在初夏的风中，城市满血复活，马达轰鸣，烟火重燃。我这才感到，我是如此渴望城市的车水马龙、人流熙熙。楼下小面馆获准开业那天，一碗热腾腾的小面，对我肠胃温柔抚慰，让我涌动对生活一往情深的涟漪。

“这是天漏了啊！”7月中旬的那天上午，我妈站在万州五桥老街阳台上感叹。滂沱大雨从铅灰云团里倾盆而下，这场疯狂大雨一直持续不停下了5个多小时，208毫米的降雨量，让老街那条平日里温驯的河流咆哮着暴涨，顷刻间就淹没了沿线房屋。那座河流上的百年老桥，眼看着在洪峰中只露出桥帽了，好多老街人站在雨幕中呆了，忍不住捂住胸口喃喃出声：老桥，挺住啊！眼睁睁望着浑黄洪水翻卷着就到了我双亲住的楼下，我站在彼岸望着那栋灰白陈旧的小楼，给家里打电话：“爸，我过不去……”爸回答：“儿子你莫担心，我和你妈往楼顶跑，总不至于淹到楼顶吧。”武警官兵紧急驰援，一艘艘救援的冲锋舟成了老街居民的诺亚方舟。中午时分，洪水缓缓消退，老桥徐徐现身，只是被冲垮了桥栏几处石墩，顽强的老桥度过此劫。老街的那些树，华盖高撑，枝叶间撒下的，是岁月的斑驳流光。这个夏天的洪水过去，我对老街的感情更深了，它宛如一棵扎入我内心深处的苍翠老树。

傅哥是香炉山社区干部，他在这个夏天的汹涌洪

流中腰扎一根绳子泅渡进老巷子楼房下，救出了10多个被困的居民，其中还有一个怀孕的妇女。傅哥救援的画面出现在中央电视台的《新闻联播》中，许多老街人噙着热泪看到了这个场景，78岁的老街居民、退休教师龙大叔说了这样一句话：“有他在，我们不怕，他就是我们老街人心里的那座桥！”傅哥在今年秋天获得了“中国好人”等荣誉称号。有天我与他喝自家泡的老酒，傅哥跟我掏心掏肺地说：“兄弟啊，我总觉得，我为老街人做的事还太少了。”傅哥而今是老街里的早起人，晨光熹微中，他总要沿着老街老巷子走一走，同样早起的居民跟他亲热地打招呼，傅哥才感到心里踏实。

秋天的江水，蓝得有些晃眼，我在万州平湖的江水中畅游，一掌一掌拨开碧波推浪，这是时间浩浩之水的聚集，这是光阴潺潺流水的倒影。明如镜的江面上，有一群稀罕访客翩翩飞来城市过冬，它们就是红嘴鸥。老秦每天早晨从家里带来鸟食，鸟儿们雀跃着盘旋飞舞，似在向老秦致意，还发出“哈、哈、哈”的叫声。难怪它们也叫笑鸥，它们让城市人心温柔、山川妩媚。这个秋天还有一件事，让城市涌流的爱心聚拢成了一个同心圆：一场火灾让祖孙三人烧成重伤，媒体发起了捐款倡议，短短4个小时就汇集了100多万元捐款。我在夜色中凝望这座城市，万家灯火处，一张张脸庞可亲可敬。

入冬了，橘子红了，沉甸甸的橘子压枝，风中似盏盏小红灯笼摇曳。刘天贵在橘林中采摘橘子，他红彤彤的脸颊好似喝了酒，其实是他气色好多了。58岁的刘天贵是我联系的万州九龙村的贫困户，而今他养了山羊、土鸡，种了不少蔬菜瓜果，今年存款又多了，已经告别了贫困户的行列。刘天贵跟我喜滋滋地说起明年打算，准备和从浙江回乡的侄儿合伙开一家卖土家菜的农庄。

2020年时光的渡船，驶入了与新年交接的天幕处。我乘上这艘时光之船，把来年旖旎风景，一一笑纳，一一珍藏。



净心之旅 水粉画

聂定华

从黄梅戏故乡放飞到成渝

□史良高

天府，天赐的粮仓；四川，秦汉以来就被称为“天府之国”。沃野千里，气候温和，雨量充沛，物产丰饶，百姓安逸……仅凭这些，儿子填写高考志愿时，直接婉拒了老爸老妈与亲朋好友的苦口婆心，把自己定格在四川大学。

从合肥坐火车去成都，老旧的绿皮，咣当咣当，头天傍晚上车，第二天夜里抵达。站在人民路天桥之上，看花团锦簇的城市，看缤纷璀璨的灯海，才知道，在天之府，果不其然。

成都别号蓉城，花重锦官。这里有诗意隽永的浣花溪，有酒吧云集的九眼桥，有熙来攘往的春熙路，有环绕古城的府南河，还有青城峨眉，有都江堰水，有三苏，有大佛，还有滋味萦绕舌尖三日不绝的各种美味佳肴。

可是，第一顿饭，就给儿子来了个下马威。凌厉威猛的花椒与二荆条，让一个吃惯了清淡偏甜伙食的下江青年，舌头顿时打不过弯。他，终于知道了什么是四川麻辣，终于知道了大千世界还有这般的味道！可是，此时说什么也为时已晚。花卷里的花椒可以吐掉，蔬菜里的花椒可以抖掉，可许许多多沁进烧白小面肉片肉丝里的麻辣是怎么抖也抖不掉的。寒假回家，我去合肥接站，儿子瘦得像根麻杆，直至走到跟前都不敢相认。半年时间，他足足瘦掉10多公斤！还有3年多，回来！我说。儿子肯定地点头，那是一定的！他说，这次回来明明提前买的是坐票，可在火车上整整站了一宿。因为上了趟厕所，就再也挤不回去。

川大4年，儿子的足迹踏遍了盆地的山山水水，连李劫人笔下的川西坝子也虔诚地去悉心领略了一番。他忽然发现，自己爱上了成都。他爱上了那里温润的气候，夏天不是很热，冬天不是很冷。爱上了盘盘碟碟里的麻辣鲜香，觉得舌尖上少了花椒胡椒糊辣壳就会十分寡淡，就会黯然失色。他爱上了成都生活的慢节奏，觉得那里虽然没有京城的贵气，没有上海的洋气，没有家乡古城的文气，但是，品品茶，搓搓麻将，享受一种清闲散漫，是多么的安逸！

可是，老爸老妈死死守着底线，坚决没有松口。毕竟，家乡古城安庆也很美丽。

毕业前夕，我们帮他联系了广州、杭州和南京3家单位，任其选择。可他已经悄悄地抵达山水之城重庆。那时候，直辖后的重庆轰轰烈烈日新月异，与他一起的，还有一位重庆美女——他的川大同学，我后来的儿媳。

重庆，一个大街小巷都弥漫着火锅味道的城市，一个充满迷幻色彩的城市，一个让许多人来了就不想走的城市。我以前就多次来过。可是，说句心

里话，我不习惯。除了盛夏一炉熊熊燃烧的烈焰，就是山雾迷蒙、夜雨潇潇，难得有明媚的阳光。没有一条街道能一眼望到尽头，很难找到没有梯坎的一条直路……但是，儿子说，这里城在山上，山在城中，山环水绕，魅力四射。这里有名扬世界的火锅，有山城夜景，有解放碑、洪崖洞、朝天门、磁器口，还有豁达耿直、火辣豪爽、自强不息的重庆人。其实，真正吸引他的，是他要为之奋斗的事业。

动车，成了一道维系亲情的彩虹。中秋，我们来赏月；春节，我们来渝团年。毕竟，孩子忙，忙业绩，忙家庭。车出武汉，我们便在一个又一个隧道的黑暗里穿行，看着窗外的山，便油然想起儿时唱过的《太阳出来喜洋洋》，没想到，自己与这首歌竟然如此有缘。

走着走着，我们就把自己融入了这座城市。来了，也不想走了。是谁说的，因为一个人，爱上了一座城，说的就是我们这辈人吗？记得很久以前，有朋友真心规劝，独生子女不能像风筝一样放飞太远。谁又能想到，我们一不小心，连自己一起放飞到数千里之外的城市。

行摄巫山必有诗

□冉宾雁

巫山是重庆的东门户，地处三峡库区腹心，得天独厚的自然地理美景，千万年人文蓄养，让大美巫山成为三峡风光的一张名片。其境内有坚韧挺拔的悬崖峭壁，蜿蜒曲折的激流缓溪，烂漫迷人的片片红叶，青烟袅袅的户户农家。

古往今来，文人骚客从来不惜用最美丽的辞藻礼赞巫山的雄奇、壮美与秀丽，以及博大精深的地方文化。楚人宋玉在此留下《高唐赋》《神女赋》，以及“曾经沧海难为水，除却巫山不是云”“高峡出平湖，神女应无恙”等脍炙人口的千古绝句。

作为巫山本土的一名摄影爱好者，我最早有学习摄影的朦胧想法，源于儿时看过的一部电影《等到满山红叶时》，影片的主要拍摄地就在三峡一带。影片插曲“满山红叶似彩霞，彩霞年年映三峡”，优美的旋律，动听的歌词，至今余音绕梁，记忆犹新。10年前，我拿起相机，决定用镜头记录本土的一草一木、一山一水、一诗一画。拍摄之初，巫山县文化研究会会长向承彦赠送了我一本由他编注的《巫山历代诗文选注》。诗文中，有的描写巫山神女的绝美，有的盛赞巫山风光的瑰丽，有的记录民俗风情的奇趣，有的抒吟面对巫山的慨叹和惆怅……就这样，我将巫山诗词歌赋的意境与摄影镜头的灵感结合起来，拍出心中的巫山。

最早把巫山云雨写入诗歌的，是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屈原。他在《山鬼》中说道：“表独立兮山之，云容容兮而在下。”用流动飘渺的白云，烘托巫山神女等候恋人的痴情。从那时候起，巫山神女就和巫山云雨紧密联系在一起了。唐代诗人李白的“汉水波浪远，

巫山云雨飞”的诗句，也传达了巫山云雨的壮美奇丽、千姿百态、无穷变幻。

拍摄巫山云雨最佳的摄影点是巫峡、小三峡和神女溪。特别是巫峡，一江碧水，两岸青山，峰叠叠翠，幽深狭长。这里既有朝云暮雨，也有阳春白雪。只有依托巫峡和神女峰，才能拍出巫峡大山秀水的恢弘气势、云雨变幻的唯美意境。

古代诗人对巫山红叶也是吟咏不休。例如唐代诗人杜甫的“玉露凋伤枫树林，巫山巫峡气萧森”，南宋诗人陆游的“十二巫山见九峰，船头彩霞满秋空”。拍摄巫山红叶最佳的摄影点因时节而变。这里的红叶主要分布在大、小三峡两岸，是从每年的11月起，从山顶逐渐红到山下的，叶期近两个月。红叶初期最好选在高海拔的望天坪和望霞等地拍摄，中期在巫峡神女景区和文峰景区，晚期以青石和小三峡为主。一年一度的巫山红叶节期间，层林尽染，漫山红遍，绚丽至极，正是拍摄“满山红叶醉三峡”的最佳时机。

内容丰富、积淀深厚的巫山文化也是历代文人赞咏的对象。这里既有204万年的龙骨坡“巫山人”远古文化，5000年前的大溪文化，还有巴楚文化、神女文化、巫文化、古镇文化等。唐朝诗人繁知《书写巫山神女祠》的“忠州刺史今才子，行到巫山必有诗”，就是抒写巫山文化的佳作。当代诗人舒婷笔下的《神女峰》，以“与其在悬崖上展览千年，不如在爱人肩头痛哭一晚”的全新视角，触动了万千读者，值得摄影借鉴。

无论巫山的风光还是人文，都是摄影的绝佳题材。那就让我们举起相机，记录历史，见证时代，定格诗画合一的美的瞬间。

成渝走笔看双城 征文大赛
荣昌 打造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重要增长极
投稿邮箱: kjwtzx@163.com